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六郎攻破幽州城

卻說木易既得蕭后之旨，遂去軍中召集一萬精壯之兵，引到重陽女營中商議退敵。重陽女曰：「宋兵雖眾，破之不難。駙馬引兵出北門先戰，我引部下出南門交鋒。兩下出兵，不愁圍不解也。」木易曰：「依汝之言，此一座城池休矣。」重陽女愕然曰：「駙馬何為出此言也？」木易喝退左右言曰：「我你事同一家，休得隱瞞。」遂將己之事緒，盡詳告之。重陽女喜曰：「此來本為郡馬作個內應，天幸又會四伯。共謀其事，何患不克！」木易曰：「依愚見，蕭后駕下精勇爪牙之士必用計除之，方能成事。」重陽女曰：「四伯有何計策，可以除之？」四郎曰：「來日吾傳令遣上萬戶、下萬戶、樂義、樂信等先戰，汝躡其後，斬此四人，大放宋兵入城，方可成功。」重陽女領諾退去，準備出兵。次日平明，木易下令上萬戶等四人領兵先出迎戰。上萬戶得令，一聲炮響，引兵揚威而出。正遇宋將岳勝，接戰數合，下萬戶、樂信從旁攻進。岳勝不戰，約退於平曠去處。番兵乘勢殺出。重陽女引騎軍從後大喝：「遼眾慢進！」手起一刀，斬樂信於馬下。樂義大驚，措手不及，被岳勝回馬揮為兩段。孟良、焦贊引兵殺至，喊聲大振。上萬戶被孟良殺之，下萬戶被焦贊殺之。重陽女當先殺進城去，宋兵隨後一擁而入。幽州城中四面鼎沸。侍臣報知蕭后。蕭后自思：「吾為一國之主，若被宋人擒，好不羞辱。那時求死不可得矣，不如趁今尋個自盡，全身而死，何等不美。」竟入後殿，解下龍繯自縊。有詩為證：

孀居抗宋幾光陰，頓解龍繯化鐵心。  
回首瑤池家別是，菱花塵暗夜沉沉。

重陽女既入城中，楊延朗一騎跑入禁宮，正遇瓊娥公主走出，叫曰：「今娘娘已自縊於後殿，聞得宋兵佈滿城中，請駙馬快走。」延朗曰：「公主休慌，我非他，乃楊令公四子，詐名木易。」公主聽罷，兩淚交流，雙膝跪下告曰：「妾之命懸於君手，任憑發放。」延朗曰：「是何言也！蒙子相待，情意甚厚，肯相傷乎！若肯隨我回宋，即便同行。不然，亦難強逼。」公主曰：「一則家破國亡，二則嫁夫隨夫。駙馬肯念夫婦之情，帶妾同歸，誠為大幸，豈有不肯相從之理！」延朗大喜，即令收拾金銀、寶貝、羅緞等物。既畢，延朗即從宮中殺出，正遇耶律學古走入殿階。木易厲聲曰：「逆賊休走！」學古不知何事，被延朗一刀斬之。耶律休哥聽知宋兵入城，削髮為僧，越城逃了。

卻說六郎提大軍入城，日將晡已，乃下令禁止殺戮，八王等進城，乃問蕭后何在，人報縊死於後殿。八王令解下其屍，停於宮中。六郎調遣各軍駐紮城東，不許毀拆民房擄掠等事。次日，八王、六郎入殿觀看宮室，眾將解過大遼太子二人，並丞相張華以下文臣四十九人，武將三十六人。六郎俱令囚於檻車，解京請旨發落。當日諸將皆集，楊延朗進見八王曰：「臣偷生番地一十八春，今見殿下，惶汗甚矣。」八王撫慰之曰：「非將軍內應，幽州何日得定！此等功績，當為第一。待歸奏聖上，重封官職，何為惶汗！」延朗稱謝。六郎曰：「幽州既定，凡所轄地方，必出榜文以撫安之，然後班師回京。」八王依其議，即命寇準草本張掛各門。大遼山後九州郡邑，聞幽州已破，望風而獻戶籍。

越數日，八王下令於宮中大設筵席賞犒，諸將盡歡而飲。延朗進言曰：「臣啟殿下，有一事未審允否？」八王曰：「將軍有事但說不妨。」延朗曰：「臣被番人所擒，蒙蕭后隆禮相待。今既國破身亡，聖朝之怨恨已雪，乞將屍首葬埋，以報其祿養之情。且使遼人不以負義咎小臣也。」八王曰：「將軍存心如此，可稱為仁人君子矣。乃何以不允乎。」是日席散。次早八王下令，用皇妃禮葬蕭后。有司奉令收斂。有詩為證：

來往龍門四十春，慇懃情意敬如賓。  
不忘恩愛高封墓，塞北於今羨義人。

六郎與八王定議班師，八王可之。寇準又進說：「必留兵鎮守幽州。」八王曰：「屯兵固是。予細度之，實非長策。今北番新降，其心未服，設使謀逆，盡將屯戍殺之，豈非我等今日謀之不臧，生陷此輩於死地乎？莫若回京，別建個長久防禦之策，更勝於屯兵是也。」寇準依其議，於是六郎調兵起行，望汴京而回。有詩有證：

宇宙生才握大兵，風雲入陣塞塵清。  
旋師奏凱歸朝日，簞食沿途竟笑迎。

大軍一路不題。迤邐到了汴京，八王先遣人奏知真宗。真宗遣孫御史等出郭迎接。孫御史既接見，八王與眾臣俱皆入城訖。六郎下令軍馬俱屯城外。次早，八王與群臣進上平遼表章。真宗覽罷大悅。撫慰眾臣，情詞懇切。寇準奏曰：「楊景父子盡心報國，平定北遼，乃不世奇勳。乞陛下重加封賞，以旌表之。」帝曰：「朕深知之，候議定下敕。」八王等拜命而出。

卻說六郎與延朗回無佞府拜令婆。延朗且悲且喜，言曰：「遼人捉不肖而去，幸蕭后放釋，招為駙馬。一十八年未奉甘旨，死罪死罪。今日歸拜慈幃，忽覺皓首蒼顏，須信人生如白駒之過隙也。」令婆曰：「吾兒羈留異國，老母終日悲思。今日汝回，愁懷頓解。可著汝妻來見。」延朗喚過瓊娥公主入拜令婆。令婆不勝之喜。延朗曰：「此女性頗溫柔，兒得他看承，未嘗少逆。」令婆曰：「亦汝之前緣也。須信赤繩繫足，仇敵亦必成就。」言罷，令家人具酒慶賀。是日府中眾人依序坐下，歡飲而散。

卻說王欽見遼已滅，恐六郎等捉之，乃扮作遊方道士，星夜走出汴京。侍臣入奏真宗，真宗聞奏，大怒曰：「此賊屢向朕前以反情陷害楊郡馬，朕念舊好，姑相容隱。今日背朕逃走，是欺朕也。」延朗奏曰：「王欽非中國人氏，乃蕭后細作，名喚賀驢兒，欲來內中取事。今見國破，恐禍及身。故脫逃而走。陛下不信，拿來看他腳心刺有賀驢兒三字可證。」八王奏曰：「王欽惡貫滿盈，難以寬宥。今想出城未遠，陛下可敕輕騎追捕。」帝允奏，即遣楊宗保引輕騎追之。

宗保得令，率兵竟往北門追之。行至北門問守門軍曰：「汝見王欽過此否？」守軍曰：「適見一道士慌忙出去，面貌倒似王欽。此人莫非是他？」宗保聽罷，縱騎逐之。

時王欽走到黃河渡，見梢子，連聲叫曰：「快把船來渡我過去，多與金銀相謝。」梢子聽得這話，忙撐其船近前應接。王欽跳下船去，梢子舉棹而行。將近東岸，忽然狂風大作，將船吹轉南岸，一連如是者三。梢子曰：「風大難過，姑待少息渡過去罷。」王欽悶甚，躲於篷下。有詩為證：

風急棹行難，浪花滾雪團。  
奸臣天殄滅，不肯放生還。

須臾時，南岸之上數十輕騎趕到。楊宗保在馬上厲聲問曰：「適有道士在此過去否？」渡夫未應，王欽低聲言曰：「只道過去多時，我當傾囊相謝。」渡夫曰：「汝是何人？明以告我，代替諱之。」王欽不隱，盡將告之。渡夫聽罷，怒曰：「我這去處被汝年年使吏胥擾害，每欲報復，卻無其由。」即將船撐近前報知宗保。宗保上船捉了，綁縛解回。

正值真宗設朝，眾文武皆集殿廷。近臣奏知捉得王欽已到。八王令人扯出腳心來看，果有「賀驢兒」三字。帝見大怒，罵曰：「這賊，朕如此厚待，猶欲相害。今逃走於他處，畢竟鼓舞興兵，又來侵犯邊境。」王欽低頭不語，只乞早就刑戮。帝問八王當加何罪，八王曰：「乞陛下設一大宴，令本國文武，外國進貢使臣，皆與於席。將此賊綁於筵前柱上，萬副凌遲，以侑筵中之酒，庶使人知警。」帝允奏，遂下令著司膳官排宴，召集諸國貢使與滿朝文武依次坐飲，令行刑劊子將王欽縛於柱上，慢慢一刀一刀割下其肉。在席觀者俱毛骨悚然。有詩為證：

奸臣欲墮宋宗墟，喬扮投南種禍基。  
詎意王人天殄滅，致令身戮與邦危。

王欽受痛不過，割了數十餘刀，昏悶氣絕。帝命拋其屍骸於野，使狗食鴉食，方顯奸惡報應之極。帝又謂八王曰：「王欽欺罔如此，朕竟弗知，何也？」八王曰：「大奸似忠，大詐似信。設使聖上知之，非奸臣矣。今日王欽受刑，朝野無不歡躍。」帝然之。忽侍臣奏大將呼延贊夜中瘋痰而卒，帝聞奏，不勝傷悼，乃曰：「延贊忠心報國，勤勞王家，臨太難而不苟，朕股肱也。何天奪之速！」遂令敕葬，贈忠義侯。有詩為證：

豹略據楓禁，熊師鎮朔方。

將星中夜殞，青史永垂芳。

卻說真宗設朝，群臣班散，特宣八王升殿言曰：「平定北番，將士未及封賞。今日特宣卿來議之。」八王奏曰：「爵德賞功，王者所為。今陛下一統，四方寧靜，再封謀臣勇將，鎮守各處邊關，此誠社稷之長計也。」帝曰：「日前獻俘闕下，朕亦未曾發落。卿說大遼太子與諸臣子將何以處之？」八王曰：「前者班師之際，寇學士等議欲留兵鎮守幽州，其事未敢擅行，故必歸請陛下裁之。但幽州地土礫薄，今雖得之，亦無利益於國。莫若遣遼太子諸臣歸國，以效先王興滅國，繼絕世，施仁政，以懷服天下之諸侯也。」真宗允奏，遂下令赦遼二太子並諸臣，俱遣還國。敕旨既下，番人大悅，詣闕謝恩。帝賜遼太子蟒衣玉帶，太子再拜受賜，辭別真宗，即日率眾臣回幽州去訖。